



*Ming jia
Zhi lu*

名家之路

〔苏〕娜·谢·谢尔 著
智河 任光宣 译

前 言

春节后到苏联出差，作为一个学俄文专业的，平生第一次去苏联，想要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二十天后在回国的列车上我归纳浮光掠影所得的印象，感到最深刻的一条是苏联人民的文明礼貌和良好的教养。苏联人个人平均藏书量居世界之首。他们爱书成癖，从书籍中汲取精神营养，这次我确是亲历亲见了。赤塔市一位建筑工程师和我聊天，引经据典，妙语联珠，他不无骄傲地说他有六千本藏书，其中甚至不乏上个世纪留下来的珍本。从东西伯利亚一个小站莫戈卡上车两位医学院的女大学生恰与我在同一包厢，在我们的交谈中她们如数家珍地列举着读过的名著，许多俄罗斯著名作家作品中的篇章她们背得烂熟。临回国时赤塔市后贝加尔宾馆一位华侨工人托我给祖国的一位朋友捎东西，拿来一看竟是一大摞书。

于是我想到，在一个如此爱书的国度里，何愁人民不礼貌文明，何愁人的素质不会提高呢。我同时又不由得想起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指示出版古典作家作品，并将它们送到乡村图书室的故事。伟大的列宁是何等的英明，何等的有远见啊！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群星灿烂。继普希金之后，引起世界文坛震动的巨匠频频出现，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些语言大师们创造的精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并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本书作者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谢尔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便开始从事中小学生的美育工作。该书是作者的一部总结性的著作，至一九八二年为止已出4版，总印数达几十万册，被认为是至今尚未见到如此详细，同时又如此鲜明生动地叙述许多经典作家的命运的专著。

如果你对俄罗斯文学知之不多，那么请读读这本书吧！书中所写的不单单是文坛巨星们生活与创作中的有趣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他们作品的精采扼要的介绍，而且在叙述这些大师们各自的生活与创作道路的同时，作者还记述了其他许多出色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著名事件。因此这是一部关于人民的精神文化的高度成就的相当完整统一的作品。阅读作者语调鲜明的娓娓叙述，你会了解到不少过去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社会面貌和文化环境。你会感同身受地去认识那些伟大的作品及其可佩可敬的作者。当你读到一个士兵因幸遇普希金而高兴得向他鸣礼炮致敬，使得兵营虚惊一场，因而受到禁闭的处罚时，你会象普希金本

人一样激动不已；当你读到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反目十六年后两人都进入老境时又重归于好，你一定也会百感丛生；当你读到丹柯用双手撕开自己的胸膛，将自己炽烈燃烧的心高高举过头顶，把黑暗中的人群领到光明灿烂的草原而自己死去时，你的心难道能不为之震颤吗？

本书原是写给初次翻看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青少年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象中学教科书适合给各种年龄的人看一样，每一个渴求得到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作者极其自然地将大量的回忆材料、生平传记和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揉合在一起，书中有不少材料为我国读者以前所未见。这也是我们想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原因之一。由于篇幅的缘故，我们从原书的十二名作家中仅选了其中的八位，并在每位的前面分别冠以小标题以便醒目。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在我国读者中些微实现点女作者谢尔的初衷，那我们将感到十分自慰。

译 者

1989.3.于呼和浩特

目 录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1)
寓言大师·····	(69)
第一位诗人·····	(118)
俄国散文之父·····	(167)
塑造新典型的巨匠·····	(236)
俄国革命的镜子·····	(303)
纯洁美好的心灵·····	(384)
暴风雨中的海燕·····	(424)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亚力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799—1837年)

一八一一年夏，二十岁的普希金随同伯父瓦西里·里沃维奇——当时著名的诗人来到彼得堡。八月，他考入新创办的皇村中学。这所学校设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

十月十九日^①，皇村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彼得堡的客人们乘坐的马车停在中学主楼的台阶前。他们沿着宽敞的楼梯登上二楼，走进学校的大礼堂。礼堂的两根圆柱中间摆着一张讲台，上面铺着一块金穗红底的呢毯。桌子的右侧三十名男学生分三排站着，他们身穿统一的蓝制服，紧身白裤，长筒皮靴。正副校长和家庭教师在他们身边。讲台的左侧是皇村中学的教职员。礼堂里专门为来宾摆了几排沙发，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皇室成员都坐在头

①本书的日期均为俄历。——原注

排。

首先，有一个人枯燥乏味地宣读了创办这所新学校的冗长的公文，接着是校长发表又臭又长的讲话。突然，犹如吹来一阵温和的微风，原来是青年教师库尼曾开始讲话了：

“青年学生们，我现在要对你们讲几句话。你们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不论你们将来得到怎样的权位，都要时刻记住：任何高贵的权位都比不上公民的神圣职位那么崇高。”

他讲话之后，开始按名单依次把学生叫到讲台前。许多学生在入学考试时已经彼此认识了，但这时他们又以一种新鲜好奇的目光互相端详着。瞧，普辛的样子严肃正经，沉着冷静；这是可爱的德里维格；那个个子瘦高、表情滑稽的是丘赫尔伯凯（丘赫里亚），沃尔霍夫斯基，同学们后来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苏沃洛契卡”，未来的水手——沉默寡言的玛秋什金，快乐的雅柯伏列夫……还有一个活泼的男生，满头卷发，一双大眼睛灵活地转动着，他就是普希金。

男孩子们性格迥异，在家受的教育也各不相同。现在他们都进了皇村中学，要在一起度过六年的学生生活。眼下，他们中的任何人没有考虑过自己人生的“未来之路”，因此，当傍晚客人们都散去之后，

他们便脱掉开学典礼上穿的那套校服，欢快地打起雪仗来。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四周灯火通明；在美丽宽敞的皇村花园里，树枝上挂满了一层薄薄的初雪。

几天后，孩子们才知道校方不允许学生随便回家，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让他们回去看望父母。普希金的父母住在离这儿很远的莫斯科。他知道要过很久才能与他们相见，然而，他并不因此而伤心。在普希金家中缺少诚挚的友谊。也没有父母的爱抚与家庭的舒适。他家有三个孩子：姐姐奥尔迦，父亲的掌上明珠——弟弟列乌什卡。普希金排行老二。母亲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是彼得大帝的黑奴、后来成为俄国将军的汉尼拔的孙女。父亲谢尔盖·里沃维奇是个小康的地主，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谙悉文学，与好多俄国作家有私人交往，而且自己还写过点东西。作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辛、伊凡·伊凡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青年诗人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柯夫斯基都是普希金家的常客。伯父瓦西里·里沃维奇是位著名诗人。在普希金家里，人人都对文学、诗歌感兴趣，就连几个孩子也能凑几句小诗。

“普希金一家日子过得很愉快，经常宾客盈门，汉尼拔老太太操持全部家务，她聪颖过人，十分能干，而且通达事理……”一位认识普希金家的妇女后来回忆说。她曾带着自己的女儿们参加过普希金家举

办的舞蹈课。“老太太的大外孙萨沙^①是个十来岁的男孩，他长着满头卷发，小脸黝黑，不能说很好看，但两只眼睛炯炯发光，分外机灵。他举止非常笨拙，很怕遇见生人。有时我们来后看见他坐在大厅的一角，身边围满了凳子，这肯定是因为搞了什么恶作剧而在受罚；有时候他也跟别人跳几圈舞，但他的舞步十分迟笨，于是有人便取笑他，这时他就会满脸通红，撅起小嘴，躲到屋角里去。整个晚上谁也别再想拉他起来。显然，这是别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受了委屈，因此便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

据说，父亲不大喜欢亚历山大，但外婆玛利亚·阿列克谢耶芙娜·汉尼拔却十分疼爱他。她很不放心外孙那种变化无常的性格；尽管萨沙比别的同龄孩子聪明，但他学习并不总很勤奋，这也让她操心。同样，萨沙从小就离不开外婆，他跟她学习认字，稍稍长大之后，便贪婪地听她讲俄罗斯古老的故事，听她讲彼得大帝和自己的曾祖父汉尼拔将军的故事。

奶娘阿琳娜·拉季昂诺芙娜是位女奴，她负责带孩子们。她知道许多俄罗斯民歌、童话，而且很会讲故事。普希金终生都十分爱戴她。许多年之后，他无限眷恋地写了一首诗，献给自己年迈的奶娘：

① “亚历山大”的爱称，即普希金。

我苦寂岁月中的女伴，

我的年迈的亲人！

你独自在松林的静僻之处，

久久地盼望着我的来临。

你在自己明亮的窗下，

象哨兵站岗忧心忡忡。

织针不时地慢慢停下，

在你那满是皱纹的手中。

你望着那久无人至的大门，

望着那条幽暗遥远的路径，

苦闷、预感和烦恼，

时刻都压抑着你的心胸。

普希金一家冬天住在莫斯科，而夏天则去离莫斯科四十俄里，靠近兹维尼戈罗德区的扎哈罗沃村居住。有几年，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与孩子们留在扎哈罗沃村过冬。这座地主的宅院很不起眼，只有几间厢房。它座落在山坡上，有一个花园沿坡而下，坡底是条小河。花园年久失修，已经荒芜了，只有那几条小径两旁的树木还显出一片葱笼。通常，家庭教师、奶娘和几个孩子住在厢房，正房是父母亲的住处。

七岁那年，普希金第一次去乡下。广阔的田野，茂密的树林，花园中的老槭树和菩提树，姗姗来迟的

晚秋，明朗清晰的冬天的早晨……这里的一切都使他喜欢。

他还喜欢这里农民的孩子，爱看乡间的轮圈舞，爱听那里的民歌。但他很快就发现，农家子弟的生活与他自己和他亲人们的生活不同：农民们的住房矮小简陋，熏烧得又脏又黑；他们穿着也是另一个样子，完全不象他自己，也不象弟弟列乌什卡和姐姐奥尔迦。姐姐奥尔迦有许多漂亮的薄纱连衣裙和带花结的敞口鞋，她还学习跳舞。而地主家仆人的孩子们都不得在穿堂里给老爷擦鞋，到树林里去采浆果和蘑菇，以供老爷家作菜。还有一个成年仆人老跟他们一起去，他强迫他们唱歌，为的是防止孩子们偷吃浆果。吃饭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又得站在老爷的身后，用树枝给他赶苍蝇。谁也不问问他们饿不饿，而且谁也不会想到让他们坐到老爷的饭桌旁吃饭。这只是因为他们是农奴的孩子，他们随时都可以被卖掉，或者被拿去换一只小猫或小狗。

当然，幼小的普希金还不止一次地听奶娘和仆人们讲过专横的地主把农奴的孩子活活打死的故事。

奶娘也给他讲了她的青年时代和她的一生。小普希金认真地听着，细心观察着，什么都注意到了。他好象把童年这一切印象都积存起来。以供自己今后的创作使用。

冬天，莫斯科的生活又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仆人尼基塔·季莫菲耶维奇·柯兹洛夫代替了奶娘的工作。普希金家这个仆人知书识字，甚至还能写点诗，他与自己的小主人普希金关系很不错。他俩经常漫游莫斯科，还到郊外去远足，观察城里人们的生活，游览莫斯科城，看城里的广场、大街小巷。有时候，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走过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城墙，看到那所著名的监狱，里面关着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监狱旁边是“造币厂”的大楼。叶美良·普加乔夫^①曾被绑在这里的墙上囚禁了两个月。这大概是尼基塔·柯兹洛夫告诉小普希金的。登上伊凡雷帝钟楼，从上面鸟瞰可爱的“白石城莫斯科”——俄国众城之首，既让人害怕，又心旷神怡。

在痛苦的离别之中，
在我漂泊的命运里，
莫斯科，我时刻想着你！
对俄罗斯人……莫斯科
这个名字包含着多少内容！
它又能引起多少反响和回声！

^①普加乔夫（1742—1775年），一七七三年至一七七五年俄国农民起义的领导人，被沙皇政府逮捕处死。

许多年后普希金这样写道。

刚步入童年，他就遇到一些不痛快的事。他后来回忆说，这是那些家庭教师给他带来的。在那个时代，贵族家庭往往给孩子请一些外籍家庭教师，普希金家也不例外。这些家庭教师大多不学无术，不会教育孩子，因此普希金跟他们关系很不融洽。但普希金跟他们学会了法语，那时候讲法语是贵族家庭的时髦。普希金七岁时就能讲法语和俄语，看书也不成问题。父亲有一个丰富的藏书室，小普希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堆中度过的。

现在，普希金进了皇村中学。从此，皇村中学就成了他的家。

皇村中学是一幢四层大楼。第一层住着教职员；第二层是食堂、医院、药房、办公室和大礼堂；第三层是教室、休息室、健身房、阅览室和图书馆。最高的第四层才是学生的宿舍。每一个学生占一间斗室，所有宿舍的配套都一样：一张铁床、一个衣柜、一个斜面字台、一面镜子、一把椅子、一个脸盆。字台上摆着墨水瓶和刻着动物图案的烛台。

皇村里有几座秀丽的花园。在“大湖”岸边的百年老菩提树下，在一碧如茵的草地上，常常有学生们在漫步，而小普希金则喜欢独自坐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

皇村中学开课了，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很快就住惯了，混熟了，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又分成几伙人。在每一伙中，每个人又或多或少地开始形成自己的个性。我们彼此十分了解，从来不闹别扭。就这样建立起保持终生的友谊。”普希金后来回忆说。

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宿舍是十四号，恰好跟伊凡·普辛（皇村中学的学生管他叫唐纳）是隔壁。当其他学生入睡之后，他俩便隔着不高的板墙低声进行倾心的交谈。他们说白天发生的某件“怪事”，谈老师、同学，讲开学后不久爆发的那场战争^①。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普辛比普希金大一岁。他头脑清醒，富有正义感，经常开导思维敏捷、行动利落、但脾气急躁的普希金。他打心眼里喜欢普希金，并将这种感情保持终生。走廊里值班员走来走去，时而轻轻敲门，提醒他俩遵守校规。

教员中有些年轻教授，象加里奇、库尼曾。他们从不给学生摆架子，平易近人，与学生谈话就象跟同事、跟年轻的同志一样。他们尽量给学生灌输关于人类的平等、正义、公民的职责等思想。因此，他俩很

^①指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

快就被停止讲课。普希金总是以一种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库尼曾。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说：“他创造了我们，他培养了我们炽热的感情。”

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整个俄国男女老少都奋起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皇村中学的学生们留心着报纸上的报道，急切不安地注视着战争的进展。他们知道，他们最敬爱的一位诗人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已经加入了志愿军。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鲍耶多夫也投笔从戎，诗人维亚泽姆斯基和许多其他作家也都上了前线。

皇村中学的学生们密切注视着与战争有关的每条消息。他们知道，并且可能他们自己就看到了当时的剧院里，每一行描写战争的诗句，每一个涉及战争的字眼，引起了多么激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比如，据说在一次演出当中，有位观众看到舞台上演为国募捐的场面，便把自己随身所带的钱全部扔到了台上。而当时著名的女演员谢苗诺娃在演出中得知俄军又打了一个胜仗后，便跑到舞台前高呼：“胜利！胜利！”可这句话无论在剧本里还是在她的台词中根本就没有。

克雷洛夫献给这场战争的几首寓言——《乌鸦与母鸡》、《猫和厨师》、《运货车队》——在民间流传很广，人们到处吟诵。因此，这几首寓言也为皇村

中学的学生们所熟知。有可能一八一三年那本专为儿童出版的书《为纪念一八一二年而献给孩子们的礼物》也传到了他们那里。那时候，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大人，都津津有味地看书那些出色的漫画，读画家杰列别涅夫给画配的犀利诗句。这位画家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当时，有一批画家首先以战争为题材创作出许多漫画和其它画。杰列别涅夫就是这批画家中的一位。他的画尤其鼓舞着青年人。例如，他在一幅画上画了一位俄国农民正要举起斧头砍掉自己的一只胳膊，因为他被俘编入法军后，那只胳膊上印了可恶的拿破仑军队的标记。

报纸上的文章，克雷洛夫的寓言，杰列别涅夫的画，成人们奔赴前线的榜样——这一切使皇村中学的学生们深受感动，唤起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他们虽然才十二至十四岁，但他们已觉着自己是祖国真正的公民。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只有在战场上，在波罗金诺，在莫斯科，在击溃法军的部队里，才有他们敬爱的老师库尼曾指出的那条康庄大道。

有些近卫军团奔赴战场时途经皇村，其中有的人是皇村中学学生的亲朋和熟人。

你们是否记得：

一列列的军队奔赴战场，
我们上前去告别兄长，
心中怀着对上战场人的羡慕，
然而却恼丧地返回课堂。

看来，当祖国在危急之中的时候，坐下来学习已是不可能的了。学生们听说许多学校的高年级学生要求停课，并且往往成批成批地奔赴（确切地说是逃往）前线去。

皇村中学依然按部就班地上课。普希金学什么都不费劲。但他有些偏科，尤其不爱上数学课。有一次数学课上，老师把他叫到黑板前解题。他在那儿磨蹭了半天，只写出几个公式。

“结果是什么？ X 等于多少？”数学老师终于忍不住了。

“ X 等于零，”普希金笑咪咪地答道。

“……普希金，您在我这门课上一切都是零。回到您的座位上写诗去吧。”

有几次，普希金让数学老师撵出课堂，因为他根本不听讲，而是在全神贯注地读些课外闲书。为此，同学们编了一首打油诗：

普希金在看什么？